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卅六

宋代新聞史

朱傳譽著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初版

宋代新聞史

定價

精裝本新臺幣柒拾元美金壹元柒角伍分
平裝本新臺幣伍拾元美金壹元貳角伍分

國外定購另收郵費
精裝美金四角
平裝美金四角

著者人

朱 傳 譽

出版者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襄陽路二號

總經理

臺灣商務印書館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經銷處

香港龍門書店

地址：香港成和道聯興街三號五樓

承印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一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本書同時列爲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新聞學叢書第三種。

曾序

曾虛白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年來治學興趣之日增濃厚，得傳譽朱兄之影響至大。傳譽兄研究興趣在修史，廣搜有關新聞史料，十餘年來如一日。其無遠不屆，無微不至，片紙隻字視若瓊寶廢寢忘食必得之而甘心之追索精神固足令人心折，而其獲得資料之後，製卡分類，列櫃保藏之科學處理方法，構成所需資料俯拾即是近代治學的珍貴寶藏，尤足令人歎美。

傳譽兄以其最近完成之宋代新聞事業史原稿見示，囑書數言以爲介。

全史計二十餘萬字。除導論外，作者將宋代之邸報、小報、邊報、榜文、時文與輿論分章述其內容與影響，所徵引資料之書目多至一百數十種，洵爲專題研究中國新聞史足以示範之創舉。謹爲傳譽兄運用其資料寶藏得此成效賀。

本史最大之貢獻，打破了中國新聞發展受外來影響之舊觀念。宋代印刷造紙的發達促成了傳播事業的進步，傳播政情的邸報，邊報與榜文與溝通民情的小報，時文都能得廣大讀者的購閱，其發揮傳播功能之效果，實不亞於近代報紙。外敵入侵，政治混亂，心戰宣傳與忠奸論爭亦多利用此類傳播力宏大之印刷品以求影響輿論爭取上游，足見近代報紙之功能已在宋代發揮其作用。

傳播事業的發達暢通了消息與意見的交流，自必產生輿論的干政，即在君主時代亦難制止。宋室帝王時出版事業雖由禁止進而爲特許，且有彫印文書敕令的明文規定。但，傳播事業一經形成力量之後，必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無法劇加堵塞，坐令宋代管制出版事業的禁令，皆成具文，私人著述之足以傳世者仍得使愛讀者人手一篇。作者在本書中已將我國古代爭取新聞自由的奮鬥作了一番啓發性的介紹。

傳播事業發達之後更有鼓勵言官放膽直言的作用。宋代言官雖由人主親擢，然一經授權，即可暢所欲言。發言權控制在幾個弄權大臣的手裏，下情無以上達，徒遭橫禍，雖有言責，亦將噤若寒蟬；今佐之以此類傳播印刷品之宣揚，弄權大臣無法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自能使負責責之忠貞者盡其應盡之職責。及至南宋式微，秦檜當權，台諫盡其黨羽，太學生白衣干政，取言官的地位而代之，仍有賴於此類傳播印刷品以發揮其輿論干政之功能。

綜上檢討，本史縷述宋代傳播印刷品已具近代報紙之功能實爲一大發明。而作者運用其豐富之資料，以近代新觀念與新方法，作我國古代報業之研究，更增加了本史的價值。因此特向讀者鄭重推薦，這是研究我國新聞史值得仔細研讀的一本書。

馬序

馬星野

新聞學之研究，是苦事也是樂事；說它是難事可，說它是易事也可。因為這是一片未開闢的莽原，沒有幾條羊腸鳥道可以遵循，一切要自己來拓荒，來開闢，來披荆斬棘，所以說是苦事是難事。但是因為以前沒有什麼人來開闢過，到處是新鮮的林木，到處是金玉寶藏，研究者不必與「安得早生千載上，趁古人未說我先說」之嘆，因為你所說的，都是古人所未曾說的，因此新聞學研究有所發現，是最可樂的事，也不是太艱難的事。

中國提倡新聞學已久，而成效不十分顯著，一般人畏難心理當然是重大原因，另一個重大原因，是新聞從業者與新聞研究者，未能分工。過去研究新聞學的人，大都是報社通訊社的從業者，日夕辛勞，採訪編輯，很不容易抽出時間，做深入研究的工作，像戈公振（上海申報）及胡道靜（上海新聞報）之能從事著述，搜集很多資料，已是十分難能可貴。同時在大學教新聞學的學者們，也往往無法以研究為其終身事業，或在教書的同時，再兼做實際的新聞工作，或執教做研究若干年之後，放棄了教室而走進了報館，這樣，深入的研究，便成為十分困難的事，即使有些著作，也難于完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真是可慨的事。

我讀了朱傳譽先生宋代新聞史，真是喜出望外，現在居然有一位學者，把全部心力放在新聞研究的拓荒工作上，他接觸資料之廣之博，他運用資料之精之深，不是老一輩新聞學者所可及的

。宋代報業，這是等於沒有發掘過的一個寶藏，而朱先生一鋤一鏟，把這個寶藏全部掘出來，滿目琳瑯很清楚很明顯的放在我們眼前，這不但是對新聞史一個貢獻，對於中國政治史，中國文化史，也是同樣的重要貢獻。

朱先生的研究，對於宋以前漢唐邸報一點，持保留的態度，如開元雜報，孫毓修先生在中國雕板源流考中言之鑿鑿，且有唐孫可之讀開元雜報之文爲佐證者，亦持懷疑態度，這種實事求是精神是可佩的。照我個人未成熟之意見，報紙是人類文明進步到某一階段所必有之產物，漢唐文物之盛，社會對新聞需要之多，像開元雜報一類出版品之存在，一定是可能的。我希望在宋代新聞史出版之後，朱先生再費一點心力，把漢唐報業（或漢唐的新聞報道）也做一點挖實的工作，對學術當大有裨益。

現在中外各主要大學，均普遍成立新聞學系，而教新聞學，都苦於沒有教材。本年七月我到東京，遇及東京大學教新聞學的長谷川先生，他問我關於中國報業歷史許多問題，因爲他要告訴他的學生中國報業是如何發展的，我曾舉朱先生等著述以對。我想各國新聞學者，應有合作，共同來開闢這莽莽之原，荒荒之野。朱先生工作精勤，極可欽佩，然這種工作，究非一個人兩隻手所易完成的。

希望本書出版，給這種拓荒工作者，一種啓示，一種鼓勵。

五十六年八月於臺北

自序

近年來，我雖然搜集了不少有關中國近代新聞史的資料，但對中國古代邸報的發展情形，仍所知有限。因此，五十三年李瞻兄約我爲中國新聞史寫有關這一方面的題目時，我不敢答應。五十四年，曾主任約我在政大新聞所講授中國新聞史專題研究，我遂發憤「從頭來起」，想對中國古代報業再作較深入的研究。於是我一方面指導該所同學整理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史料；一方面遍讀古籍，想先寫一本中國古代報業史，然後再對近代中國新聞事業作進一步的研究。我之所以先古後今，並不是厚古薄今，而是因爲新聞所同人編纂的中國新聞史，對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情形，已經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但對中國古代報業部份，仍舊沒有能超出四十年前戈公振所致力的範疇，有待補正的地方很多。到五十五年，對古代中國報業發展的概況，我有了較具體的印象，不過涉獵一多，我發現古代有很多比邸報功能更大的傳播媒介，已經不是「報業」一詞所能概括，遂決以現代傳播學之觀念，整理中國古代有關之史料，於是我研究的題目，也從中國古代報業史改成了中國古代傳播事業史。五十五年秋，我先完成了「新聞的起源」、「民意的起源」、「先秦傳播活動」等數章。因宋代史料較多，我想先完成宋代部份。沒想到開始整理所得

資料時，僅「宋代傳播媒介」一節，就寫了十萬字，遂臨時改變計劃，想先寫一本宋代報業史，介紹宋代幾種較重要的傳播媒介。談宋代報業不能不談宋代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有關法令，就又增加了「宋代出版事業與出版法」、「宋代輿論」兩個題目。等到搜集有關這兩個題目的資料，又發現這兩個題目也值得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不能再「跑野馬」了，只好儘量約束，先完成宋代報業史再說。

全稿從五十五年十月開始執筆。十一月起，一面寫，一面在新聞所講授，到五十六年一月，共寫了約二十一萬字，學期也快結束了，二月間完成打字本，分送幾位新聞界前輩，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指示，再加改正。馬星野先生鼓勵我出版，並轉請羅家倫先生代找出版地點。最後承羅家倫先生和曾虛白先生，向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推薦。現在該會已允代為出版，我除了向讀者報告這本小冊子產生的經過以外，並且要向馬星野先生，羅家倫先生，曾虛白先生和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表示我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要一提的是，曾虛白先生建議我改本書名為宋代傳播史，我覺得討論內容較窄，稱之為「傳播史」尚嫌不足；但「報業」一詞也不能概括本書內容，遂暫改為今名。這本小冊子，僅是我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一種試驗，談不上什麼成績，但是如果能引起一部份人的注意，並且給

我指示或意見，就是我真的收穫了。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朱傳譽識於臺北

中央先生川景



歐陽修畫像

司馬溫公國文正公象

司馬溫公平潘象贊

七次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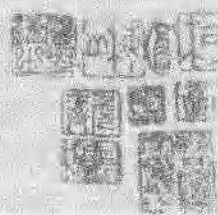


司馬光畫像



王 安 石 畫 像

祐三年春帖子詞



翰林學士臣蘇軾進

皇帝閣

藹龍旂色琅
木鐸音敷行
寬大詔四海
叢生心

兼侍講范祖禹撰
永興軍府事於京書并篆額
位年七十有二
諸君其於不以
此書予太史氏
王有德武由用
得其人也
是第子
未盡其用也
然則宜以是
第子
使風翔今為
整屋人
少力學



元祐黨籍碑